

種二十第書叢小火烽

芽 萌

著 蕪 艾



版 出 社 火 烽

售代總社活生化文林桂

烽火小叢書第二十種

萌

芽

艾 蕪 著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初版

實價國幣二角五分

烽火小叢書第二十二種

萌芽

著者

艾

蕪

發行者

烽火社
重慶沙坪壩十三號

總經理

桂林文化出版社
桂林東江路

有著作權

禁止翻印

目錄

遙遠的後方·····	一
萌芽·····	二三
反抗·····	四〇
兩個傷兵·····	五七
八百勇士·····	六四

遙遠的後方

吉古老放下碗，剛把水烟袋拿在手上，女人就從後面一把拖去，「算了你！一天無數八次的吃，剛才端飯碗的時候，你才放下的哪！」

吉古老剩着一雙空手，氣惱起來，「這才歪得沒有名堂嘛！」

女人也覺有點過火，便即好聲好氣地埋怨，「你去看嘛，點水都沒有，叫人家怎個洗碗。」一面把水桶扁挑放在他的足跟前，「快去挑一担來——儘你吃個夠，我管你做什麼？」

吉古老想罵點什麼，看女人一眼，卻又忍住了，只拿手掌用力拭臉一下，便挑起水桶出去了。水挑好之後，拿着水烟袋去取線香（此地人吸水烟，多以線香代紙捻子），兩個小孩一窩蜂飛來，爭着要去點火，吉古老張開兩手，鼓起眼睛喊道：「滾開！」兩個孩子毫不在意，倒反而更加膽大了，大的一個猛的一跳，抓着他爸的右手，便把線香搶去了，接着，像有鬼在後面追趕似的，就一直朝火落裏飛跑。小的一個，因為競爭失敗了，便急得哭嚷起來，連跌帶撲地去趕。

火落裏立即發出了尖利的罵聲：「兩個老祖宗，老先人，你們又要惹我打屁股了！」跟着媽媽就威風凜凜地出現，兩隻打濕的大手板，不住地朝圍裙上揩擦。結果，大的老祖宗打哭了，小的老祖宗便

勝利地拿着線香跟隨着媽媽一拐一拐地走進火落裏去。

吉古老坐在矮凳上，抱着水烟袋，只罵一句「真不得了」就緊閉嘴巴，不發一言。等到看見同村的六叔和八哥，搖着蒲扇打門前走過，才站起來叫道：「六叔，你老人有封信哩。」六叔和八哥都一齊站住，足問道：「你今天趕鬧子去來嗎？」說着就一齊走了進去。

吉古老把水烟袋放在桌上，一面往神龕上去找信。八哥便去抓着水烟袋，轉過身正碰見小的孩子把線香送來，便誇獎道：「嚟，招招，你才在行喃。」一眼看見大的孩子還站在門角裏哭，就揶揄道：「吡，德德狗，你怎麼這樣不逗把你看你弟弟……替他提破鞋，他都不要你！」

吉古老一面同六叔講糧食漲價的話，一面從神龕上尋出一本破歷書來翻。「毛穀漲到三塊八，車穀漲到四塊二……媽的，原來在這裏！」立刻拿出一封折皺的信來。遞給六叔。六叔接着信，邊看邊說：「要是照這樣晴下去，還有漲的哩……」恩，長沙來的……五里洞一帶的田，也乾了麼？」要拆信，又停下手，這麼問了一句：

「豈止乾，還開裂了呢……聽說洋油才漲得怕人，已經冒過十塊了。」吉古老一壁說，一壁朝桌上摸，摸了個空，掉頭才見八哥正啣着水烟袋嘴子，喝得咕嚕咕嚕地發響，便禁不住冒出一口唾液，向桌子脚吐了之後，才又對着凝神看信的六叔問道：「又是舅爺來的吧？」

六叔只嗯了一聲，勾着頭一行一行看下去，間或發出聲來：「啊二十七架」「則，則，則，炸得好兇！」

八哥一面吃烟，一面瞟着信的，雖然看不清什麼，但還是斜着眼睛凝神地瞧。到了一袋烟吃完，就照例緊閉嘴巴，讓鼻孔流出兩道青烟子，然後問道：「究竟炸死了多少人？」

六叔平平靜靜地回答道：「倒沒有講，想來總不少吧。」——福壽橋投四顆，瀏陽門外投六顆，這是什麼街，字太草一點，投兩顆……這沒有說的，平時他們省里人也太享福了……縣裏不曉得有空房子出租沒有？他們也想離開長沙了。」再繼續看一會兒，就把信折好，揣進衣袋裏去。八哥偏起頭問道：「六叔，信上沒講打仗的事麼？」「沒有。」八哥就把捏線香的手，騰出麼指頭來，搔搔腦袋皮，「學校不訂份把報，總是不好的。這不僅我們做教員的沾了光，就是村裏人也該看看呀，有天日本×子打到眼前來了，你我大家還在做夢哩。」

「這件事，我不是沒有想過，就是太貴了一點，一個月，一塊，十個月就是十一塊，再加上兩個月，二塊二，便是十三塊二角。毛穀都要去四石，可真不是要事……你又不是不曉得的，於今正又同張家坪打着官司，這筆錢也要出在學款上，難道會是一文都不化麼……不夠的話，你我大家就不管嗎？那還不是一五一十，都派一點……咳，不要講了，歸根一句話，倒霉的年程，湯着瘟神了。」六叔把苦訴完了，仍然皺起額頭皮，好像很爲難似的。八哥早知此事弄不成功，原是順便提提，故在六叔訴苦的時候，不參加一句話，只咕嚕咕嚕地吃烟，等他不講話了，才向吉古老問道：「今天你在鬧子上，該聽見些消息吧？」「什麼？」吉古老現出莫明其妙的臉色，「底下打仗哪，日本×子打到什麼地方了？我們中國

人有沒有打勝仗？」吉古老拿着水烟袋說道：「聽是聽見有人講，我正忙着去賣辣椒灰，就沒留心去聽哪！」是忙着去賣辣椒灰，怕是忙着去喝酒吧！」說哪裏的話？」

六叔不住地拿着蒲扇打蒼蠅，這陣便插嘴問吉古老：「菜該沒有起價吧？」（此地人講菜卽是指豬肉）「怎麼沒有起，前個鬧子，一吊五，於今將近挨邊兩吊了！」吉古老愁眉苦臉地搖頭嘆息：「真不得了！」六叔揚起眉毛吃驚道：「這樣貴起來，大家就只好不吃菜了。」吉古老馬上接嘴道：「你老人家說哪裏去，把你兩百多斤重的豬，只消開出來殺一條，哪還愁沒菜吃？」「那怎麼行！我是要養來過年時候賣的。」

八哥彈去水烟袋上的烟鍋巴，插嘴道：「我是聽見這樣講的，於今菜所以漲了價，全是政府裏加了捐，但不曉得每條豬是加三塊還是四塊？」

「有這樣的嗎？簡直是在搶人了！」六叔臉都氣青起來：「我活到四五十歲了，還沒見過於今做官的，竟這樣刮削人！」

八哥又把拿線香的手，騰出麼指頭來，搔搔腦殼皮，慢吞吞地說道：「這要是有份報，我們就可以明白了……不過據我看來，這錢準是抽來打日本×子的。你想嘛，打這麼久的仗，錢從哪裏犢來呢？於今只不過加徵三四塊，久後還有多多的來呢！」接着又朝烟袋裏去摸烟，可却一點也摸不出來了。六叔惱怒地站起來，一面朝外走，一面舉起右手，用力一甩道：「這沒有說的，該死的就是打仗！」八哥

把線香插熄，放下水烟袋，跟着走了出去。

吉古老送走他們之後，首先就去拿水烟袋，取下弄熄了的線香，忽忽走到火落裏去點燃。碰見兩個孩子都已講和了，正在灰堆邊打仗，即是把灰撒在彼此的臉上。吉古老順口說道：「好狗不擋路，出去玩呀！」等到點燃線香，伸手去挖烟袋裏的烟時，才發現已經空來只見底了，便登時冒火起來：「娘賣麻×」就給大的小的，各一個耳光。女人提起喂猪桶進來，嚷道：「發昏了！耍得好好的你打他們做什麼……」剛才打架，你又坐着裝死人！」吉古老回罵一句村話，把水烟袋掛在壁上，便沉着臉走出去了。

門外的天色已快黑了。走到拐灣處，聽見七叔的屋裏，「拳，五經魁！」「拳，八福壽！」地叫嚷着。吉古老想起今天關子上酒已漲價，自己不敢多飲的情形，禁不住有些忿然。「六叔說的話，實在不錯，打仗真是該死，」同時又覺得三次「捻紙團子」，都能幸免抽去當兵的危險，只這算是他半年來莫大的安慰。這時忽然有叫聲從村子進口處，叫了進來：「我們的人，給張家打了，娘賣麻×，大家去幹一下吧！」

吉古老趕忙迎頭跑上前去：「哪個給人打了？在哪座嶺上？」這時作這樣問話的，不只他一人；牛糞氣味和晚烟充塞的巷子，已經喧囂着，驚喊和叫罵的聲音了。接着，一個女人尖聲哭叫起來：「他倒在哪裏打傷在甚麼地方呀？」吉古老馬上認出這是十嫂的聲音，顯然是十哥越嶺尋柴，給張家坪的

人打了——他們張趙兩家的村子，據老輩人講，自古以來就是不斷地械鬥着的。「死人些，站着做什麼？人家張家坪的人，還正在追過來呀！」衆人給這麼幾句話提醒了，立刻跳進屋裏，找尋梭鏢，馬刀，以及做火把的藤稈。吉古老搶着別人手裏的梭鏢，就當先衝上前去，後面接着就是一羣武裝起來的弟兄叔姪。一路火光和喊聲，嚇飛了後龍山上息夜的鳥羣。

吉古老趕墟回來的時候，曾見十哥在兩邊界嶺上斫柴，他就預先覺得今天會出點岔子，因為十哥一向爲人，總喜歡偷偷摸摸佔點小便宜的。無論你怎樣的勸戒和警告，都不能使他這種脾氣改過。目前終於惹出事來，雖然明知道這是十哥的不對，但因為被打了，即是張家膽敢傷害趙家的人，侮辱整個趙姓面子，就非同他死拚一場不可。如此死拚的事情，在吉古老並非第一次，自他活到三十多歲以來，業已械鬥過無數次的了。背上和頭上，都曾留下過光榮的成績——即是有酒杯大的三搭疤痕。他除了頭兩三回，跟在衆人後面，脚桿有些發抖而外，以後屢次都是奮勇當先，連對方的敵人，也要怕他三分。械鬥事件一發生，村上的人，總是把最好的武器，讓給吉古老去使用的。

他們趕到螺絲砵下時，叫做革革狗的十哥，已經拿砍柴刀跑回來了，高興地喊道：「那些膽小的狗，已經逃跑了……我們趁這個時候，去燒張家坪的房子吧！」順手就將別人手裏的馬刀，搶在自己的手裏。年青小夥子舞動火把，都高聲附和喊好。但在年紀大的人看來，革革狗還那樣得意，知道他準於沒有受傷，就連忙加以阻止，主張應該息事寧人。革革狗便嚷道：「你們怕麼？那邊十幾個會打會殺

的傢伙，早就抽去當兵去了……吉古老，來，我們打頭前。」

八哥一面阻攔革革狗和吉古老，一面大聲勸衆人道：「大家息點氣！這時候把氣力拼完了，有日本人打來怎樣辦……你各位，請回去，留着氣力打日本人呀！」

不料前面突然有石子飛來，大家立刻向黑暗中看去。吉古老喊道：「還勸個屁呀！敵人已抄到我們身邊來了。」接着響起一片喊打的聲音。大家馬上分開，向前搜索過去。火把點得更多了。他們就在螺絲碯的上下左右，尋找好久，總找不着一個敵人來。便有人說道：「這怕是鬼打的石子吧？」別一個應和着：「對了，這碯下，向來就不大清靜的，一到晚上。」好些人手裏的藤穉，已經燃完，只剩下不多的火把了；周圍便更加顯得黑暗，大家都禁不住有些毛骨聳然。如此一來，人聲靜了，遠處山裏叫着鴟鵂的怪聲，也清清楚楚地聽得見。吉古老就失望地怒叫道：「娘賣麻×，兆頭不吉利……大家轉回去吧。」革革狗朝鴟鵂叫的方向，舉起馬刀砍了一下，恨恨說道：「看嘛，哪天晚上，我總要拿鳥銃，把你打下來的。」

大家轉回來的時候，村口樟木樹底下，六叔打着燈籠迎接，滿臉堆着笑地招呼：「歡迎！歡迎！歡迎！我們得勝歸來的軍隊！」吉古老快活地回答道：「六叔，這次可拿什麼待承我們呀？」「這沒有說的，茶水招待！」「不要殺條肥豬呀！」「那又不對了，茶水招待，原是合乎古聖賢說的，簞食壺漿，以迎王師哪。哈哈！」六叔說到這裏，便望着八哥，縱聲笑了起來。八哥半似諷刺半似奉承說道：「你老人家一

向做的事，又哪一件，不合聖賢說的話呢？」吉古老就趁勢笑囔道：「連你老人家屙屎吐口水，也合古聖賢說的哩。」「簡直胡說白道的！」六叔半笑半愠地罵了這麼一句，就把手裏的燈籠一帶，領頭引他們走進屋裏去吃茶。三張桌子上堆滿了落花生，油炸紅薯果，油炸麵果子之類，大家站的站，坐的坐，滿滿擠一屋子，連門坎上也蹲着人。起初只聽見一片喝茶和嚼碎糖果子的聲音，接着又雜響着各種各樣的笑談了。

吉古老吃了一陣，擠了出去，不久又擠了進來，笑着向六叔道：「六叔，我才屙屎來，看見你老人家那十幾條豬真大，起碼也有二百七八斤了，殺一條把我們這些人吃不完的，還可以挑到鬧子上去賣哩。」六叔迷着眼睛笑道：「你終天總是想着我的豬。我告訴你，只要你們有天把張家坪的房子燒光，這沒有說的，我豈只一條豬，三四條都不打緊的。」「好，四條豬，你老說過就算事。」大家都興奮地叫了起來。「不過，要全燒過，有一隻屋角剩着，都不行！」「好，一隻屋角都不剩！八哥，你讀過書的，把他老人家說的話，一字一句都記起，煞尾還要寫上年月時辰！」吉古老樣子做得很認真的。

八哥將吃在嘴裏的壞花生吐了之後，說道：「他老人家說的話，沒有一句是靠不住的……只要我們肯先把他老人家的算盤藏了。」衆人以至六叔自己都笑了起來。吉古老也隨着開玩笑道：「藏算盤，那怎成呢？他老人家那幾條豬，早先一百年就算好了……還是依我的法子，先殺來吃了，煞個再去燒張家坪吧！」六叔笑着擺頭道：「那是靠不住的！」「我們是頂靠得住的，再不然請八哥記在書

上。」記在書上就是刻在碑上，也不行哪……請問政府再抽壯丁的時候，你們都對我說聲，六叔請了請了，我那陣又朝哪個肚皮裏去挖豬哪。

大家又都笑起來，但這回却有些勉強，尤其是年齡在二十三、四的人，霎時間眉宇上都浮有暗淡氣色。接着都沒什麼人講話了，於是重又聽見一片喝茶的聲音。革革狗這時便將桌子上剩的少數糖果，全裝進自己的衣袋裏去。

六叔看了一會大家的臉，又看看三張吃空了的桌子，就大聲喚道：「火落裏還有茶沒有，沒有就再燒點！」大家便回應道：「夠了，夠了，不再燒了。」吉古老本想依往常一樣，打趣道：「茶可以不要了，再添點油果子就是。」但這時心緒欠佳，祇有悶悶地抓著烟袋吸烟，而且覺得烟味也不像平常那麼香。他頂担心的，是這批精壯結實的小夥子都給政府抽去了，以後怎麼打得過張家坪那些鬼東西呢！他走回屋裏，女人還開着門，坐在門坎上，同對門住的堂兄弟嫂在黑暗中講話。他聽到她們都在歎氣，說這一來那又怎麼得了，就接嘴道：「你們真膽小！認真張家鬼仔些，哪裏敢跑來動一根指頭？」女人便譏諷道：「你看，真是牛頭不對馬嘴的，人家講到天南，他就扯到地北去。」吉古老就咕咕嚕嚕的搭訕道：「我曉得你們在講什麼？」女人繼續對堂兄弟嫂說道：「我們村子上的井眼，就頂不好了。恰偏偏就在路邊上，你曉得幾麼時會給你丟進去？」堂兄弟嫂用力拍打一下蚊子，接口說道：「這還不打緊！我們可以照梅下一樣，派個人輪流守井眼，怕只怕林子裏放蟲婆，叮着人就發癲瘋！」兩個女人一

時都沉默了，也不擺動扇子，只聽見隔屋的牛，在大聲地嚼草，搖尾巴。吉古老的女人帶着氣緊的聲音，突然喊吉古老道：「你明天爬上後龍山去看看吧！」吉古老一進門，就照往天進門的習慣，在黑暗中去摸他的水烟袋，這時又算第二次發現沒有烟，便不高興地反問他的女人道：「闖鬼了。上去做什麼？」女人立刻噴責道：「做什麼？還問做什麼？哼，虧你們還天天趕鬧子。簡直不曉得在鬧子上昏些什麼？扯長耳朵去打聽打聽看，梅下三岔口石橋洞那邊，鬧成個什麼樣子？日本×子都派起人來了，鹽裏放毒，井眼裏也放毒。」堂兄弟嫂趕忙補一句道：「洋油裏也放毒。」吉古老女人搶着說道：「洋油裏放毒，到不要緊，謝天謝地，我們早就點桐油了。」堂兄弟嫂嘆一口氣說道：「我別的都不怕，就怕惹起癲瘋，叫你死不得死，活不得活的。要是一口氣就毒死了，倒是上好的事情。你看，我這隻手，幹，抬都抬不動，那個砍頭的，真是下了死心了。」「你們那位呢，也太那個了，一個女人湯了這樣的男子漢，真不如……咳！」吉古老厭煩地說道：「你們又扯到那邊去了！到底日本×子派人放毒，是哪裏講來的？」「梅下她姪兒，今天下午來講的，你不信，你明天就到梅下去看看——我們村子上的人們，都是些糊塗蟲，醉死鬼一定要癲瘋都稿在身上了。才會明白。」吉古老詫異地問道：「癲瘋？那又是怎樣放的，這就奇怪了。別的裏面放毒，我還相信。」他的女人接過嘴去：「你不相信，人家梅下燒了多少樹子。叢樹（此地人稱松樹爲叢樹）樟樹，只要刮了皮的，就定規放有癲瘋藥。時候一到就變成蟲婆，飛出來咬人。明天你還是向六叔八哥他們講講吧，只要看見這樣的樹子，學他們梅下一樣，澆上洋油放火燒了就是。」

吉古老聽見這樣的話，還是半信半疑的，只說道：「這還得再打聽打聽看。」接着就走進屋子去睡覺去了。他的女人惱怒地說道：「等得你們男子漢去打聽，還不怕人都死光了。」堂兄弟嫂立起身來，一面走，一面嘆口氣說道：「死光到不要緊，就是怕都中了癲瘋哩。」吉古老摸到床邊上，一面脫衣，還一面自言自語地說：「我不相信！這樣的事，我不相信！」但等到女人關了門進來，已在他的身邊睡得呼嚕呼嚕地發出鼾聲時，他還沒有睡熟，接連拍打幾下蚊子之後，他便十分煩惱地翻爬起來，摸着洋火，點燃桐油燈，走到火落裏，把鹽罐子的蓋子揭開，拿火照着，把今天趕闖子新買來的鹽，仔仔細細地瞧看，又伸手進去把鹽翻了幾把。眯着左眼看了一會，又眯着右眼看了一會，到底瞧不出什麼特異來，只比平時多兩三節稻草葉子及四五根細竹篾籤子。看了煞個，便尖起指頭，撮了一點起來，打算放在舌尖上嘗嘗，已經要挨近嘴邊了，又馬上拿開，如此試了三次，都不敢做，便把鹽生氣地投進罐裏，忿怒地罵道：「娘賣麻×！」

吉古老一夜都沒大睡好，第二天早上一早，六叔就跑來敲他的門，要他拿桿梭鏢去守村東邊的路口，凡是有外路人走來村中經過，尤其是那般算命看相跑江湖賣打藥的，務要詳細盤問，甚至加以檢查，並要看看烏鴉堡那帶嶺上，有沒有人。在林中暗裏走動。另外吉古老又看見革革狗已經拿着梭鏢，雄糾糾地打屋前走過，大聲催促他道：「趕快點，吉古老，你還沒睡醒麼？」吉古老揉一揉眼睛問道：「你去哪裏？」革革狗把梭鏢一揚，回答道：「他們派我守井眼呀！」吉古老便只得轉身進去拿梭鏢。

女人從後門抱柴進來，看了一下他的臉，又瞧一下他手裡的梭鏢，問道：「怎麼你們今天又要去打張家仔嗎？」「不！」吉古老簡單地這麼回答一句，便急急忙忙往外走他的。女人把柴隨地一丟，厲聲叫道：「清晨八早的，你闖了鬼了，到底要到什麼地方去遭兇？」吉古老頭也不同，只把拿梭鏢的手一舉，說道：「殺日本×子去！」女人堵起嘴巴罵道：「發了瘋了！」隨即走出門外，打聽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，才高興地說道：「這就稿對了。照我看來，還是要先派人去看看那些叢樹和樟樹。」回到屋裏，重新把柴收拾起來，正要抱進火落裏時，吉古老又空手走回來了，就問他道：「你轉來做什麼？」吉古老回答道：「剛在六叔那裏找點煙，我要把水烟袋拿去。」女人便笑起來了，打趣他道：「梭鏢不拿，倒拿水烟袋，我看日本×子打來，你怕是拿水烟奉承吧。」吉古老一面取烟袋和線香，一面咕都着嘴說道：「拿烟奉承……有牠的！」吉古老一隻足踏出門坎去了，又連忙站着埋怨自己，「真該殺！我這樣好的記性……昨天買的那一斤鹽你再仔細看看吧，我擔心那裏面有講究。昨天晚上我看了好久……」

「我看鹽裏到怕沒有什麼，只你那樣神經神股記得起這就記不起那的，到像給人家放有什麼藥！」

「放你的臭屁囉！」

吉古老走到村東南通縣城的路口，便息足在樹子底下，放好梭鏢，首先咕咕嚕嚕地吸起水烟來。他看見烟袋裏的烟塞得又滿又緊，就是自己不息手的燒，也儘夠兩三天的糧草了。心裏感到非常

滿意，覺得六叔給烟，從來不像今早這麼大方過來。

這一天，遠近都沒有墟趕，所以一大早上簡直沒碰見一個人走過，再朝烏鴉堡一帶的嶺瞧瞧，從腳到頂，滿眼都是蒼翠的松林。嶺頭的林子，爲山那面的朝陽照着，現得鮮綠朗耀的。山半坡的林子，却似尙籠着黑越越的夜影呢。在這樣的森林中，則更看不出有什麼人走的動靜了。吉古老便漸次打起哈欠起來，煞個爲了遣悶起見，就朝附近每一根樹子，前前後後地下細觀瞧。看見一根水桶大的樟樹，約略齊到肩頭高的地方，給人刮去了巴掌那們大的皮子，痕跡刮得淺的現出土黃色。刮得深的，則現出紫褐色。在平常看見這情形，並不以爲奇，只當成給誰刮去做藥吃，例如解酒醉之類。現在可不同了，簡直禁不住驚嚇起來，「了不得！毒藥已經放到這裏來了！」接着他就伸着鼻尖去聞，却又聞不着什麼臭味，只是原來聞慣的那股樟樹氣色。但他想道：「人家講日本×子多厲害，給你聞得着氣味，那又才算他本事了！」於是他趕緊去吸口烟，學八哥一樣，將嘴巴閉緊，使烟子將兩個鼻孔沖掃一道，以免剛才不提防就鑽進去的毒氣，好趁此驅逐出來。可是，這把戲，卽是鼻孔出烟子，他却弄不來，結果只令他大咳一通，整得臉紅筋漲的。而且以後很久，都一直覺得鼻子尖，有些發癢，彷彿蟲在裏面爬動一般。

吉古老不待別人來接替，就自行回去了，一路氣鼓氣漲地埋怨：罵自己蠢，罵衆人蠢，又用各種各樣的村話，詛咒日本×子。吃早飯的時候，把一挾苦瓜挾進嘴裏，嚼着毫沒味道，就朝前一遞，瞧着女人的臉，幾乎要吐口唾沫似的，嚷罵道：「你的心子，給狗吃掉了，怎麼炒菜，鹽都忘記了放？」女人立刻筷子一放，豎起眉毛，指着他回罵道：「你想尋死麼？我給你抓一把來，你個子人另外裝一碗吃，不要帶